



歧路灯 (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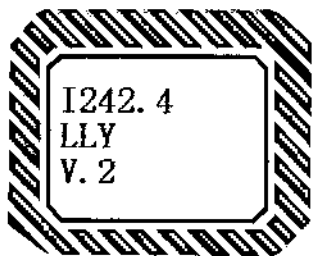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歧路灯

(清)李绿园 著

卷 中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	(1)
第 二 回	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	(10)
第 三 回	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	(18)
第 四 回	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	(28)
第 五 回	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	(39)
第 六 回	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	(49)
第 七 回	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	(57)
第 八 回	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	(74)
第 九 回	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	(83)
第 十 回	谭忠弼觐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	(90)



岐路灯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盲医生乱投药剂
王姪奶劝请巫婆 | (106) |
| 第十二回 | 谭孝移病榻嘱儿
孔耘轩正论匡婿 | (116) |
| 第十三回 | 薛婆巧言鬻婢女
王中屈心挂画眉 | (125) |
| 第十四回 | 碧草轩父执诡论
崇有斋小友巽言 | (132) |
| 第十五回 |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
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| (139) |
| 第十六回 |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
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| (149) |
| 第十七回 |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
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| (158) |
| 第十八回 |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
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| (167) |
| 第十九回 | 绍闻诡谋狎婢女
王中危言杜匪朋 | (176) |
| 第二十回 |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
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| (183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
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| (191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王中片言遭虐斥
绍闻一诺受梨园 | (197) |
| 第二十三回 | 陶楷思父归故里
绍闻愚母比顽童 | (204) |
| 第二十四回 | 谭氏轩戏箱优器
张家祠妓女博徒 | (212) |
| 第二十五回 | 王中夜半哭灵柩
绍闻楼上吓慈帏 | (220) |



-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(227)
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
-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(235)
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
-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(241)
 孔慧娘栗枣哺儿
-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(248)
 王氏舍金护儿
-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(254)
 茅拔茹赖籍讼公庭
-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(268)
 荆县尊按罪施刑
- 第三十二回 蕙娘忧夫成郁症 (274)
 王中爱主作逐人
-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(281)
 张绳祖计诱赌场
-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(294)
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
-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(302)
 孔慧娘款酌匡夫
-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(310)
 夏鼎一诺赚同盟
-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(317)
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
-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(326)
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
-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(334)
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
-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(341)
 滑鱼儿巧言诩亲姊



岐路灯

-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(355)
惠秀才亏心负兄
-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(362)
没星秤现身说赌因
- 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(368)
张公孙哄酒圈赌场
-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(376)
度厄寺高僧指迷途
-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(389)
赌奴撒泼萧墙街
-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(398)
假李逵受刑供赌情
-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诲 (408)
孔慧娘病榻叮咛
-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(417)
夏逢若说谋许亲相
-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(426)
王春宇楼下说姻缘
-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(434)
醉仙馆新郎召辱
-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(443)
央乡宦赌棍画谋
-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(456)
董县主受贿徇私情
-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(465)
翠姐怒激谭绍闻
-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(474)
谭绍闻买物遇赃
-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荇匍匐谢字 (484)
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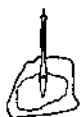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谗舌阻忠仆 (491)
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
-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囹鸟网 (501)
 书愚自投醉猩盆
-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(508)
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
-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乔关切 (516)
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
-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(525)
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
-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猝谋葬父 (534)
 胡星居肆诞劝迁莹
-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(545)
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
-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柩入土 (556)
 娄老翁良言匡人
-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(567)
 奸爨妇逼命赴绞桩
-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咳 (582)
 边明府当堂扑刑
-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(596)
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
- 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(602)
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
-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(613)
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
-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(622)
 杯酒间门客畅谈
-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(631)
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



-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(641)
补过处正言训门徒
-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(652)
谭绍闻幸脱埋人坑
-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计索贖 (664)
谒父执冷语冰人
-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论规姊 (675)
张绳祖卑辞赚朋
-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(685)
夏逢若秘商铸私钱
-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劝家主 (696)
象苻愤激殴罪人
-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(705)
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
-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(717)
庆贺礼排满萧墙街
-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取羞 (723)
张类村昵私调谑
-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(730)
奴仆背主投济宁
-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(737)
王氏抱悔哭墓碑
- 第八十二回 王象苻主仆谊重 (742)
巫翠姐夫妇情乖
-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(747)
程父执侃言谕后生
-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(754)
盛希侨威慑滚算商
-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(761)
王象苻侃论劝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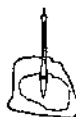


-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(768)
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
-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(775)
 巫翠姐婆媳重团
-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(782)
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
-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(789)
 张秀才兄弟至情
-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教恩 (795)
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
-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经戏谈狠语 (806)
 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
-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(812)
 箕初童受书动孝思
-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(818)
 绍闻共子乐芹泮
-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衣筹荒政 (826)
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
-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(833)
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
-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(846)
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
-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(853)
 象苕掘地得窖金
-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(862)
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
- 第九十九回 王象苕医子得奇方 (868)
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
-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(877)
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



歧路灯

- 第一百零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(885)
娄厚存探古赵州桥
- 第一百零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(894)
国子监胞兄送金
- 第一百零三回 王象荃赴京望少主 (902)
谭绍衣召见授兵权
- 第一百零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(912)
王督堂破敌普陀山
- 第一百零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(920)
盛希瑗钱友赠良言
- 第一百零六回 谭念修爱母偃病榻 (929)
王象荃择婿得东床
- 第一百零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(937)
两姓好千里来会
- 第一百零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(944)
谭篸初金榜题名



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

却说夏逢若在张绳祖、王紫泥面前夸下海口，要招致谭绍闻，此非是显自己能干，全是十两银子的鼓动。一直向萧墙街来。到了后门胡同口，方走得一步，只见王中拿着一条棍儿，恨恨说道：“好贼狗禽的，往那的去！”这夏鼎贼心胆虚，猛可的吓了一跳，不觉的立住了脚。及见了南墙根一只小黄狗儿，负痛夹尾注注的叫着往东跑去，方晓得王中是打狗的。其实王中本来无心，也不曾看见夏鼎。这夏鼎心头小鹿就乱撞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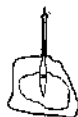
慢慢的走进谭宅后园，只见碧草轩榻子锁着，欲寻邓祥问问，也不见影儿。只得潜步回来，又到前街。见前门也闭着，少不得坐在姚杏庵药铺柜台外边，说道：“我取味药儿。”姚杏庵送了一杯茶，说道：“取出方儿好攒。”夏鼎道：“只要金银花五钱。”姚杏庵道：“就不要些群药儿？”夏鼎道：“贱内胳膊上肿了一个无名肿毒，取些金银花儿煎煎吃，好消那肿。”姚杏庵道：“既是无名肿毒，这一味怕不济。外科上有现成官方儿，攒一剂吃，不拘已成形，未成形，管保无事。”夏鼎道：“贱内旧日每患此病时，只这一味就好，如今还是这一味罢。”姚杏庵只得解开金银花包子，撮了一大



岐路灯

把，说道：“这五钱还多些。”用纸包了，递与夏鼎。夏鼎接了，哈哈笑道：“这也不成一个主顾儿，竟是不曾带的钱来，上了帐，改日送来罢。”姚杏庵道：“一两个钱的东西，小铺也还送得起，上什么帐。只要嫂夫人贵恙痊可。”夏鼎起身拱手笑道：“先谢吉言。”又坐下道：“茶再讨一杯吃。”姚杏庵又送过一杯。夏鼎一手接茶，一手指着谭宅大门说道：“谭相公在家么？”姚杏庵道：“他也别的没处去，自然是在家的。”夏鼎道：“既然在家，怎么把大门闭着？”姚杏庵道：“这门闭着好几日了，通没见开。”夏鼎道：“我有一句紧要的话儿与他说，借重贵铺使个人儿叫他一声。”姚杏庵道：“俺虽是对门，却不甚来往。只因他先君有病，分明是董橘泉误投补剂，我后来用大承气汤还下不过来，不知那个狗杂种风言风语，说是我治死了。你想我若治死人，我良心怎过得去，如何能对门开铺子？各人无亏心处，任他风浪起，只一个不听，便清白了。这几年各人干各人的事，年节间彼此连个拜帖也不投。尊驾既有要紧的事，尊驾自去叫去。况且尊驾在谭宅来往是极熟的，我岂没见么？不妨自己叫一声儿。”原来夏鼎被王中打狗一句把胆输了，不敢叫门，只得说道：“只是一句淡话，改日说罢。”起身就走。拱手道：“改日送钱来。”姚杏庵道：“何足介意。我不送你罢。”

夏鼎一别而去，心中好不怅然。转街过巷，见人家墙上有有个孔穴，抬起手来，将金银花包儿，塞在墙孔里面。一径来到张宅。这张绳祖与王紫泥两个，下象棋等着。夏鼎进的门来，把手一张，说道：“偏不凑巧，我到了萧墙街，只见谭宅后门套着一辆车，恰好谭贤弟要上车出门，见了我，邀我到后书房少坐，我说：‘你忙着哩，我走罢。’他再三不肯，说：‘夏哥到此，必有事故。’我问他出门做什么，他说他老师娄进士指日上山东武城县上任，他去送行。我说：



‘你既然忙着，你就去罢，这也是极正经事。’他仍叫卸车，说不去了。我再三不肯，订下有话改日再说。”王紫泥道：“呸！一派胡说！我昨日在文昌巷董舍亲家赴席，娄进士去拜孔副榜。满席上都说，娄进士是馆陶知县，难说他令徒说成了武城么？”夏鼎急口道：“是馆陶，是馆陶，我一时记错了。”张绳祖道：“娄进士既然拜客，也该下我个帖儿，我们旧家子弟，安知门生故旧没有个照应？”王紫泥道：“前日董舍亲也是这样说哩，席上人也就有许多的谈驳。说娄进士只拜了几家儿，真正自己中了进士，儿子中了乡试，也成了门户人家，也就该阔大起来，谁知道改不尽庄农气味，还是拘拘挛挛的。”张绳祖道：“凭是怎么说，到底我们旧家少不了一个帖儿。现今先祖蔚县门生耿世升，在东昌府做知府哩。总是小家儿人家初发，还不知这官场中椒料儿，全凭着声气相通，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，才是做官的规矩。闲话也不说他。只是谭相公下文张本是怎么的？老夏，你休丢了这十两银。况且不止十两。”夏鼎道：“不难，不难，我高低叫他上钩就是，只是迟早不定。现今日已过午，吃了饭我再慢图。”张绳祖道：“无功之人，那有饭吃。依我说，大家开了交罢。”夏鼎道：“难说连老泥也不给一顿饭吃么？”王紫泥道：“他摆下席，我也不扰他。咱们每日在一搭儿，若无事就吃，也不是个常法。果然有了赌时，三天五天，杀鸡买鱼割肉打酒，那就全不论了。咱一同去罢。”夏鼎只得随着王紫泥走讫。正是：

小人同利便为朋，镇日逐膻又附腥，
若是一时无进奉，何妨刻下水遭萍。

却说夏鼎不曾招致得谭绍闻来，张绳祖连饭也不给吃，



歧路灯

心中好生不快。但见绍闻一面，便可得银十两，如何肯轻易放下这个主顾。自此以后，连日又上萧墙街几回。不知绍闻但在前院看书，后门不出。前门紧闭，若走的遭数多了，也觉姚杏庵眼中不好看像。

一日，在后门上撞见双庆儿，问道：“你家大相公好几时不曾出门，每日在家做啥哩？你对说我在，等说句要紧话。”双庆儿道：“今早上文昌巷孔爷家去，回来时我对说就是。”夏鼎得了此信，径上文昌巷来。却又不敢上孔耘轩家去，只得在巷口一个酒铺内，吃了一瓶酒，又买了些下酒的小东西儿，当做午饭。单等谭绍闻回来，为要路之计。

不多一时，只见孔耘轩兄弟二人送女婿出来，耘轩候乘，绍闻辞不敢当。上的车来，垂了纱月布帘。夏鼎急急开发了酒资，方出馆门，只见王中在车旁跟着，少不得退回。竟是邪不胜正，不觉馁缩了。

夏鼎闷闷而归。夜间仔细打算：“我不如另寻一个门路，邀他一话，再订后会。”猛然想起盛希侨，“我何不怂恿盛公子请我们同盟一会，座间面言，必然不好阻我。”次日极早起来，吃了早饭，便一直来寻盛公子。

到了盛宅门上，把门家人见是主人盟弟，前日因他受刑，还请来吃压惊酒，今日怎敢不敬。让在东门房坐定，面前放下一杯茶，说道：“夏爷少坐，小的到后边说一声。”夏鼎道：“放速着些，话儿要紧。”门上道：“小的晓得。”夏鼎觉得有些意思。

又岂知这傻公子性情，喜怒无常，一时上心起来，连那极疏极下之人，奉之上座，亲如水乳；一时厌烦起来，即至亲好友，也不愿见面的。此时，盛公子把结拜一事，久已忘在九霄云外了。就是谭绍闻此时来访，未必就肯款洽，何况夏鼎。



且说门上到了大厅，见了本日当值管家问道：“少爷哩？”当值的道：“在东小轩多会了。”门上到东院，轻轻掀开门帘，只见公子在一张华栌木罗汉床上佯着，似睡不睡光景。宝剑儿在旁边站着摇手哩。盛公子听得帘板儿响，睁开朦胧眼儿问道：“谁？”门上细声答道：“瘟神庙夏爷请少爷说一句话哩。”盛公子骂道：“好贼王八禽的！别人瞌睡了，说恁恁儿，偏你这狗禽的会鬼混！”吓的门上倒身而回，轻轻掀开门帘去了。走到东门房向夏鼎说道：“姓夏的，请回罢。”自向西门房中去，口中唧唧啾啾，也不知骂的是什么。取过三弦，各人弹“工工四上合四上”去了。

夏鼎满面羞惭，只得起身而去。走到娘娘庙街口，只见一个起课先生在那里卖卜。那先生看见夏鼎脚步儿一高一下，头儿摆着，口内自言自语从面前过去，便摇着卦盒儿说道：“谒贵求财，有疑便卜，据理直断，毫末不错。——相公有甚心事，请坐下一商。”这夏鼎走投无路，正好寻个歇脚，便拱一拱手，坐在东边凳儿上。先生问道：“贵姓？”夏鼎道：“贱姓夏——夏鼎。请问先生贵姓？”先生回头指着布幌说道：“一念便知。”夏鼎上下一念，上面写道：“吴云鹤周易神卜，兼相阴阳两宅，并选择婚葬日期。”夏鼎道：“吴先生，久仰大名。”吴云鹤道：“弟有个草号儿，叫做吴半仙，合城中谁不知道。相公有甚心事，不用说透，只用写个字儿，或指个字儿，我就明白了。断的差了不用起课。若是断的着了，然后起课，课礼只用十文，保管趋避无差。”夏鼎道：“领教就是。”因用手指布幌上一个“两”字，吴云鹤道：“这个两字，上边是个一字，下边内字，又有一个人字，是一人在内不得出头之象。尊驾问的是也不是？”夏鼎道：“正是。我要问谒贵求财哩。”吴云鹤道：“既然是了，排卦好断吉凶。”于是双手举起卦盒，向天祝道：“伏羲、文王老



歧路灯

先生，弟子求教伸至诚，三文开元排成卦，胜似蓍草五十茎。”摇了三摇，向桌上一抖。共摇了六遍，排成天火同人之卦，批了世应，又批了卯丑亥午申戌，又批上父子官兄才子六亲，断道：“如今申月，今日丁卯日，占谒贵求财，官星持室而空，出空亥日，才得见贵人，财利称心。此卦是现今不能，应在亥字出空之日。”夏鼎听得现今不能，心中已觉添闷，又问的于何日。吴云鹤掐指寻纹，口中“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临官，子、丑、寅、卯”念个不休，夏鼎心中急了，向腰中摸出八个钱放在桌上道：“改日领教。”吴云鹤道：“卦不饶人，休要性急。”夏鼎道：“委的事忙，不能相陪。”一拱而去。走了四五步，听得桌上钱儿响，口中唧唧道：“还差钱两个。”夏鼎亦不答应。

出的街口，好生不快。忽然想起王隆吉来，遂拿定主意，一直向王隆吉铺子来。到了铺门，恰好王隆吉在柜台内坐着，隔柜台作了一个揖，说：“贤弟发财。”王隆吉躬身还礼，答道：“托福，托福。”为礼已毕，隆吉邀到后边，夏鼎跳进柜台，同王隆吉到后厅内坐下。火房厨子捧上茶来，夏鼎接茶喝了一口，便道：“咱弟兄们，久已不曾会一会儿。”王隆吉道：“我是忙人，家父把生意直交给我，门儿也不得出。你近日也往盛大哥那边走动不曾？”夏鼎道：“咱虽是同盟弟兄，但盛大哥是大主户人家，像令表弟还搭配上，咱两个就欠些儿，我所以几个月不曾上他家去。今日讨个空儿来望望贤弟，近来久不见面，竟是着实想的慌。”王隆吉道：“彼此同心，只是我连这半日空儿也没有。”夏鼎道：“谭贤弟时常到这里么？”王隆吉道：“他近来立志读书，再不出门。那也是董的不妥，有上千银子账在头上。我日前去看家姑娘，他也没在家，往他岳翁孔宅去了，我也没见他。他这几日是必要来的。”夏鼎听说“这几日必要来”六个字，心



中就有了八分意思，因问道：“你怎么就定他必来？”王隆吉笑道：“断乎无不来之理。”夏鼎是一伶百俐的人，便猜着是生辰庆寿之事，遂叹口气道：“咱们既结成弟兄，竟是累年连老人家一个生辰好日子，大家并没个来往，成什么弟兄呢！我听说老伯贵降就在这几日，我一定来磕个头儿。”王隆吉只是笑而不言。夏鼎觉着猜的是了，遂正色道：“你我弟兄们，何故把父母生辰昧住不说。如家母是腊月初八日，我是央贤弟赐光的。如今老伯就是这几日千秋，贤弟纵然不说，我出门到街里，一阵儿就打听出来了，显得贤弟不但目中无朋友——”王隆吉也成了生意中精人，恐怕说出下韵，急接口笑道：“家父生日原是这十五日，恐怕惊动亲友。”夏鼎道：“要咱这换帖朋友们做啥哩？就是官场中，也要父母生日来往的好看。”王隆吉道：“休要叫盛大哥知道。”夏鼎道：“我自然不肯约他。他一个客就带了几个家人，把咱满座子客架住了，咱们小排场，如何搁得下他。”王隆吉道：“正是如此哩。”又说些闲话，日已过午，王隆吉吩咐厨下收拾几味肉菜儿。吃了午饭，夏鼎作别而去。

过了几日，正是十五日了。不说王春宇父子洒庭扫径，肆筵设席的忙迫。单表夏鼎未到时，众客已到了大半，谭绍闻已在后边，俱各祝过寿坐定。但见新帽鲜衣，秦晋吴楚俱有；丝绫款联，青红碧绿俱全。夏鼎进的门来，通作了一个团拜喏儿，献上寿仪，要与王春宇磕头。王春宇那里肯依，谦让半晌，一叩一答，完了来意。俱各坐下。

夏鼎心上有事，单单只想见绍闻一面。况且客商见了，不过是这些郑州药材，饶州磁器，洋船苏木，口外皮货话头，一发又不入耳。因问王隆吉道：“令表弟哩？”王隆吉道：“在后边柜房里坐着哩。”夏鼎道：“你引我去。”王隆吉